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淮南鴻烈集解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八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機也故曰人閒○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廼篇字乃許審注本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

○俞越云總一筭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見本而於一筭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爲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

○王念孫云四智字

銘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

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即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

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謂之道道者置之而不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

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

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

突竈突也○莊遠吉云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誠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王引之云突隙之煙不能焚屋明是燭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燭百家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

正作突隙之燭世人多見煙少見燭故諸書中燭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堯戒曰戰戰慄

陶方璠云羣書治要引許注突竈突也按二注正同說文突竈突也與注淮南說正合

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

蹟蹟也。蛭，蟻也。莊達吉云：各本皆作蛭，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爲是。○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蛭，蟻也。按二注正同。今

注蛭乃蛭字之誤。詩東山毛傳：蛭，蟻也。方言：楚，蟻以南，蟻土謂之蛭。

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人下有

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

倦，劇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倦，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

巧，猶不能生也。

俞跗，黃帝時醫。○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俞跗，黃帝時醫。羣書治要引正文及注：跗，

榆柑，韓詩外傳作跗。跗，作去。按二注正同。史記：扁鵲列傳：醫有俞跗，應劭曰：俞跗，黃帝時醫。周禮：疾醫注：岐伯

跗，揭維解嘲作與跗。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

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

揣，商量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

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

之間，

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病疽將死。○王念孫云：此

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死。病疽，將死也。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

子曰：賈子胎教篇：史鮑病且死，謂其子曰：文義並與此同。列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將亦且也。今

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此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

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俞樾云：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

皆衍文也。說文：疔，部：疔，病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

病字也。後人誤疾爲疔，疾行而疔廢矣。疔且死，即疾且死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尉

作疾將死特猶且也彼作疾此作古今字耳因且二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王金孫云
字誤合爲痘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死王必封女也列子呂氏春秋並作爲臣死乎君必
亦若也爲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或篇仲履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楚爲臣死乎君必
歸之楚而寄之是也若我死猶言吾若死猶言吾若死猶言吾若死猶言吾若死猶言吾若死猶言吾若死
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篇曰大寇則至使持危城則
必時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逢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
矣言彼若爲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連傳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逢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
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告等曰謹守成
卒則漢欲挑戰愾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卽漢欽挑戰則與卽古字通而同訓爲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卽
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義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卽死女能固內公乎
我卽死若必相魯彼言我卽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若死也吾若死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曰女
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礪石而名醜有垢谷後有莊丘名醜荆人鬼好事越人醜

石此因上文沙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惟孫叔敖獨存○王引之云俗當爲法諫書去谷二字相似諫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故從去

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謂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諫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故從去

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誤諫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故從去

叔敖獨存者存其寢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諫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故從去

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縋威服四方而無所訓○王念孫

下威服四方相對爲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

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王念孫中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

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

諸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

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王念孫

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王念孫張武教智伯臣也擒于

氏之後而霸天下○王念孫楚大夫莊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念孫

實字或作貴形與貴相近故從貴從實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憤潛夫論浮修篇

憤憂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憤然而歎說苑

憤憂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憤然而歎說苑

敬慎齋家語六本竊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嗟太息也或作嘆徐贍曰韓時外傳嗟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興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嗟然太息今外傳作嘆後人改之也又晏子雜篇晏子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王念孫云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

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

魯季氏事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莊逢吉云御覽引作陽虎爲亂於魯之臣也陽

虎季氏事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莊逢吉云御覽引作陽虎爲亂於魯之臣也陽

舉劍而伯頤○伯迫也○莊逢吉云御覽引作陽虎爲亂於魯之臣也陽虎季氏事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莊逢吉云御覽引作陽虎爲亂於魯之臣也陽

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莊

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探之不窮六字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莊

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也○莊逢吉云御覽引作陽虎爲亂於魯之臣也陽

反也○王念孫云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

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王念孫云以

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此所謂害之而反

利者也○王念孫云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何謂欲利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人言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

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

陽穀其名也

反辭以心痛。

○王金孫云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心痛王駕而往

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王金孫云亡與忘同率當爲恤聲之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

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王金孫云後漢書注引此爲僇上有以字是也今本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

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

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王金孫云劉本溫誤作濕在本又改爲溼皆非

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然亦溫也又案

強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節養病爲節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食則失其

韻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王金孫云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

曾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避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不明

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不明

可不論也高注玆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傅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者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

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大國而論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君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

玉石之相類者唯其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得失之

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
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
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陶方琦云宋蘇頌校淮南題序引許本

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俞樾云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夫虢之不亡也恃虞之亡也恃虢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即淮南所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也虞公弗聽遂假句轉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之道荷息伐虢遂克之荷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

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

○王念孫云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爲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並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

龍相對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王念孫云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

陽相對隱與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改來文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

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愆○莊達吉云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莊達吉云

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股周無

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

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秦相趙高

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文典諸按御覽八百四十二引作三代積

樹恩者無不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王念孫云好善上脫有字列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善者皆有好字三世不解家

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生書也以羊鬼時曰復純色可以為犧牲也○俞樾云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術編虛篇竝作此吉祥也當據補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

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八月○陶方琦云列子釋文引許注楚莊王圍宋九月按今本八月當作九月左傳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楚子去宋杜注在宋積九月呂覽慎勢篇莊王圍宋九月宋本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莊遠吉云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王念孫云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為近塞則不知為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塞頗識其倚伏顧師古注引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之後福李賢注云北塞上塞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或作北塞上之人

○俞樾云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固通賦注引作塞上之人○俞樾云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固通賦注引作塞上之人○俞樾云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固通賦注引作塞上之人

北塞頗識其倚伏即此而云北塞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塞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塞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塞上塞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或作北塞上之人則為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馬無故亡而入胡○莊遠吉云御覽作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莊吉

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馬無故亡而入胡○莊遠吉云御覽作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莊吉

云師覽作此何知乃不爲禍下爲禍爲福二句同○王念孫云何遽不爲禍本作何遽不能爲禍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減之下言何遽不乃爲禍也下文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即其證此及下文兩何遽不爲禍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禍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引作何遽不乃爲禍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禍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王念孫云其馬本作馬與家富相對爲文漢書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禍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莊達吉云御覽丁壯者引弦而戰王念孫云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曲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說作控弦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並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弦也則本作控弦明矣近塞之人○莊達吉云御覽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嚴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王念孫云不害當爲不周謙書害作使詭其指文字精誠周誤作書宣六年公羊傳暨公有周狗謂之焚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范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也室成而不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勰不知害爲周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不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勰不知害爲周之言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舉上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諫書害用同三字故傳寫多誤高陽魍魎或曰高陽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文典謹按今雖成本作今雖善下文今雖惡後必善及其始成鉤然善也而後果敗高陽魍魎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命而

爲室其始成始然善也謂始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

郭君將城薛增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

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

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戰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

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

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

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

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

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

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王念孫云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爲齊王

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而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爲齊王

秋去私不能也容三篇並云而能也遂周書皇門篇曰譬若衆咬常扶予險乃而予子濟墨又注呂氏春

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爲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苟子

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苟子

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穆兮世執云而知之齊策管燕

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對與能

同故鄭注也卦讀而爲能堯典柔遠能遷漢督郵班固作深遠而遷卓陶誤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

慙能惠更罷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憲問篇受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徒篇

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能作而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
入改之也唯論衡之感慮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
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而不爲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
能解則何爲貴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莫語危事
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
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仁而不非
不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王
云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
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
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俞樾云調當爲周楚辭騷離騷不
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

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溫風不能
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各犯戰勝城濊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
賞而各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王念孫云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
是其說今本貴作賞者

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
公將與楚戰城濊問於咎犯曰爲奈何○文典謹按奈何上攻之字韓非子雖一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
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文典謹按仁義之事戰陳之事不厭忠信不厭詐僞相對爲文不當有

詐僞無君子二字今本有此二字者後人依韓非子雖一加之而不知其不可通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
犯也此詐僞實爲作僞之君不足於文氣戰之君不足於詐亦四字爲句

詐僞無君子二字今本有此二字者後人依韓非子雖一加之而不知其不可通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
犯也此詐僞實爲作僞之君不足於文氣戰之君不足於詐亦四字爲句

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莊遠吉云：御覽此下，亦有利字。○俞樾云：愈

當爲倫。古倫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偷。釋文云：偷音倫。是其證也。偷，君其正之而已矣。於利卽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

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

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王念孫云：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萬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

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

○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襄子謂張孟談曰：城

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

○王念孫云：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靈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常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

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者，不

解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鮑叔牙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

皆病，而但言大夫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伯爲智士，非也。此謂亡不能存，

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

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

改本書誤矣。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以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以矣。趙以，則君爲之次矣。

○王念孫云：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君之口入臣之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

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

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

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

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

韓子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王念孫云智伯下當有軍字下

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

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

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

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王

云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王

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

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

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王念孫云子能道太

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錄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

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王念孫云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

稱王下文云君以為不然則本作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也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糞粟而至太平御覽引此作服

至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擊之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載粟而

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與聲同謂人挽車也服聲載粟而

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轡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推一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聲同

注故書聲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聲中車連車組轆釋文連本亦作聲服聲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

服聲許高注皆訓聲為轆於義少疏矣計注見一切經音義○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引作連載粟米而

至又引許注連轡也按故書聲作連周禮鄉師鄭注連讀為聲○陶方琦云說文不收當即連字說文連字誤

各本作員連誤此依段說與聲義通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轡聲者服連即服聲玉篇連字乃後人所改注訓為轡則

物也南史何遠傳轡水還之義亦近據元應曰提今皆作聲知淮南今本聲字乃後人所改注訓為轡則

然同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再鼓服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

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

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

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莊達吉云御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

事以伐林而積之○王念孫云暑以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

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敵矣○文典謹按御覽雖

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

注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按二注正同經禮古通